

衛立煌庸懦失東北

陳嘉驥

東北失敗三大錯失

中國大陸戡亂戰役之失敗，盡人皆知始於東北，而東北失敗，除外在原因美國於大戰末期在雅爾達出賣中國，使俄軍得以長驅直入東北，給共匪竄入東北並自俄人手中接收日本關東軍武器藉以壯大機會外；內在原因，則有三大錯失，此三大錯失，有一項能够避免，皆可改寫今日歷史，但不幸此三大錯失接踵發生，實屬中華民族之不幸，亦係整個世界之不幸。

其一，東北行營對東北偽軍與地方部隊收編失之交臂。蓋偽滿軍隊在光復之初，東北行營在長春設立之際，莫不引頸而望，亟盼我中央政府予以收編，俾能為國效力。而東北行營過於重視蘇俄片面阻止我國不得收編地方部隊聲明，而任令大好機會之錯失。其實當時偽軍紛派代表與東北行營接觸，而彼等祇需一紙祕密派令，即可使數以萬計的偽軍浮動之心有所依歸，而不致其後絕大部份為共匪裹脅而去，轉而與我中央軍為敵！證之，瀋陽市政府，既能在俄軍控制下，收編偽軍偽警達萬名，在俄軍突然自瀋陽撤退，任

由共匪四面圍攻瀋陽時，能堅守瀋陽街道一晝夜，以待五十二軍自鐵西工業區來援，而當年主持東北行營者，何以如此畏縮，殊屬令人費解？

其二，誤於馬歇爾的停戰要求。進入東北接收的國軍，皆係國軍精銳中的精銳。如五十二軍與十三軍的能攻善守，新一軍與新六軍的器械精良；這些部隊，或為歷經北伐、剿匪、長城抗日之有歷史性部隊，或為八年抗戰中新練成之鐵軍皆為國家之瑰寶。尤其卅五年初春，廖耀湘率領純機械化裝備的新六軍進入東北後，紀律蕩然放肆無所顧忌之俄軍立即為之震懾，露出畏懼之色。筆者始終認為俄軍在東北突然之撤退，與我國此一具有國際水準的機械化的部隊進入東北有關。

當四平街第一次大會戰，國軍一舉擊潰林彪匪軍主力後，展開迄今令人難以忘懷的扇形大攻勢，跨越三個省區，光復名城重鎮七十餘座，渡松花江正向哈爾濱進軍之際，突被馬歇爾調處停戰所阻！蓋此時林彪主力已潰，準備放棄哈爾濱向佳木斯流竄，國軍本可趁大勝之餘威，一鼓作氣，將此東北唯一大城哈爾濱與其附近人烟稠密之區收復。如此，則共匪其後僅憑吉林、黑

龍江邊荒寒冷之區，數十里不見一村莊情形下，縱得蘇俄轉來日本關東軍遺留武器之援助，亦無法坐大成爲一股力量了！

其三，衛立煌貽誤戎機於前，復驚慌失措於後。衛立煌於瀋陽國軍出援錦州的遼西大戰一役中，既不能迅速執行最高統帥之命令，尅日自瀋陽出師，與錦州守軍，夾擊林彪匪部於遼西；又不能在失敗之後，以東北主將地位力持鎮靜，收容自遼西退回部隊，堅守瀋陽，以保存國家在東北之最後據點；更不應在撤退之時自己先行驚慌失措，不顧身份搶登飛機，致使尚有近十萬部隊與數百名忠貞文武官吏，陷身於絕境之中，尤屬難令人諒解！

衛立煌經不起考驗

光復之初，政府派熊式輝為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營主任，統籌指揮接收東北之軍政事宜。嗣由於蘇俄不遵守中蘇友好條約，阻礙國軍接收，政府不得已，始決定國軍由秦皇島登陸，越過長城擊破俄軍援助的共匪進入東北，因此才成立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，專司指揮軍事行動之責。

陳誠於卅六年九月三日，就任東北行轅主任（東北行營改名）後。他認為既有東北行轅統籌指揮東北軍政，又有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爲東北軍事上最高機構，如此疊床架屋顯然在軍事指揮上權責難分，乃將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撤消，由東北行轅主任負起一切軍政責任，於是東北軍政指揮系統始告一元化，如此無論在原則上與實際上均較過去爲靈活與合理。

衛立煌係於卅七年二月一日，抵達瀋陽繼陳誠之後，接任東北行轅主任職務。嗣東北行轅繼北平行轅之後，亦奉命改組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，並由衛立煌任總司令。這時東北局勢更大不如前，由江南子弟組成的東北國軍，在冰天雪地的東北已轉戰兩年有餘，久戰無功已無當年之銳氣，身心均感疲憊，正面臨再竭三衰之境。

不可諱言的，這時東北局勢病象已深，但是並未到完全絕望的地步。假如衛立煌能運用得宜，迅速執行最高當局的一切指令，仍有改善或扭轉乾坤機會。退一步講，縱不能扭轉乾坤，亦不應在卅七年十月十四日以迄同月卅日，不過短短半個月時光，竟使彼此相隔千里的錦州、長春、瀋陽，國軍在東北三大據點同時陷落，東北失敗之離奇與迅速，誠令人爲之不可思議！

衛立煌本爲北伐與江西剿匪抗日時之名將，至此才使人明白他過去係托領袖之德威，資綠機會成名而已。在政府江西剿匪時期，共匪除盤踞贛南地區外，其竄擾範圍廣及福建、湖南、安徽、湖北、廣東各地。其中，盤踞安徽以金家寨爲巢穴的股匪，爲匪在長江北岸地區之主；尤其

金家寨地處皖西羣山糾紛之中，形勢險惡，易守而難攻。若論此地共匪實力，實不在以瑞金爲大本營的江西匪軍之下，如不立即加以消滅，俟其實力大固之後，亦頗有自成一局可能。加以在地理形勢上，金家寨位於鄂、豫、皖三省邊區交會之處，南下不兩日即可阻斷中國大動脈揚子江航路，威脅大武漢安全；順江東下京滬各地立刻震動，此亦爲太平天國進攻南京舊路線之一，北上則可進窺中原之地。

同時，皖西一帶居民，兼有中華民族南北民性之長，他們有北方人的慍悍，亦有南方人的敏捷，倘被共匪長期襲脅利用爲害程度，一般咸認必將在江西共匪之上。基於以上各種因素我政府最高當局，自不容許此種情形長期存在；於是調集軍隊，實施了多次圍剿軍事行動。但由於金家寨形勢險惡，易守而難攻，所以均是屢攻不下，陳調元所部軍隊數萬人大都犧牲於此，而金家寨匪徒張狂如故。嗣衛立煌率大軍趕至，對金家寨展開猛烈攻擊，卒予攻破，於是衛立煌聲名由是大噪，深獲最高當局賞識，特令金家寨改爲縣治，且以「立煌」爲名，以表示對衛立煌之獎勵。

雖有人云，金家寨匪軍在衛立煌率軍展開攻擊之前，已爲徐庭瑤及其所部關麟徵予以嚴重挫傷，匪勢早成強弩之末，已無力抵抗國軍的猛烈攻擊；衛立煌適時率大軍趕到，乘虛搗隙，故能一舉而下金家寨，此非戰之功，乃時會使然。金家寨之役究竟如何？事關戰史，此地姑不置論，但金家寨之佔領，確係由衛立煌率部爲之，則爲無可否認之事實。

失去了軍師郭寄嶠

抗戰初期，京、滬、平、津各大城市相繼失守後，山西戰場的忻口與太原大會戰，我國軍亦相繼失敗。國軍在這些戰役中損失相當重大，民心士氣相當沮喪，國人所以仍能不亂而繼續抗戰者，惟賴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力持鎮靜，始得轉危爲安。當此時會，率軍據守山西南部韓侯嶺等地之衛立煌，曾力阻日軍前進者多月之久，且對日軍動向判斷每每不失毫厘，故恆能制敵機先。筆者猶憶當年武漢掃蕩報，刊載衛立煌在前線與中外記者圍談話時，態度堅定，意氣甚豪，頗有令人氣壯山河之感！其後始知，衛立煌能有如此表現者，實得力於其參謀長郭寄嶠的輔佐與策劃，亦即所謂代爲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故。

衛立煌奉命赴東北之初，聞其曾再度邀約郭寄嶠同赴東北，奈此時郭寄嶠正在甘肅省政府主席任內，故而未能應邀前往。郭寄嶠之未能赴東北，在衛立煌言固屬有失依靠，對東北言亦係不幸。因爲，倘由於衛立煌與郭寄嶠的配合良好，使東北局面維持時間延長，則華北不致遽爾失敗，徐州之役自亦可避免，整個戰亂大局，甚至有其他意外好轉亦未可知！

三個方案俱未採納

衛立煌抵東北後不久，即決定起用原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驥，爲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。趙在當年已成爲名參謀長之一，惟與衛立煌淵源不夠，彼此配合當無法與郭寄嶠相比

其對衛立煌說服力與影響力當然更難望郭寄嶠之項背。

衛立煌就任後，東北局勢曾在暴風雨前夕，呈現了短暫的寧靜，據聞此時的瀋陽的防守司令官王鐵漢，曾建議衛立煌，趁共匪正在全力經營遼西力阻瀋陽與錦州交通，而遼北、吉林等地匪軍空虛之際，將吉林國軍撤往長春，並立即會同長春守軍撤往四平，然後配合局勢轉變，再將四平所有軍隊加入瀋陽國軍序列，以免國軍分散各地為匪軍各個擊破。

趙家驥亦擬具了三個方案：第一，逐步盡撤吉林、長春、四平、瀋陽各據點兵力，改守遼西地區，並以關內外咽喉之錦州為東北國軍司令台，俾與華北傅作義部隊聯成一氣，以待局勢好轉再行收復瀋陽、長春各地。第二，與王鐵漢建議相似。第三，維持目前狀況，請中央空運大量軍隊，以打通瀋陽與錦州、葫蘆島交通，俾使瀋陽「活子」以支持長春、四平等地不致變成「死子」，然後靜待關內剿匪局勢之好轉。

結果衛立煌選擇了王鐵漢與趙家驥建議第三方案的複合體。將東北國軍集中於瀋陽、長春、錦州三大據點，並將吉林的第六十軍撤退至長春，以加強長春國軍之實力。吉林、小豐滿地區六十軍撤退至長春行動，因係出乎共匪意料之外，所以十分成功；除了因時值四月，正是積雪「晝溶夜凍」季節，沿途的道路泥濘不堪，不得不將運動困難的重武器予以毀壞棄置於半途外，全軍在傷亡甚微情形下撤退至長春。此時曾有人再度向衛立煌建議趁共匪措手不及時，將長春兩個軍

撤至四平。但衛立煌未予採納，並深以吉林國軍得能全軍撤至長春，未陷石家莊國軍北撤保定全軍盡墨的覆轍而滿足。

猶豫之間四平失守

果不然吉林國軍撤抵長春後，使匪立即警覺長春國軍仍有經四平南撤瀋陽的可能，且四平屹立於瀋陽、長春間頗為礙手，同時使其無法全力佈置遼西戰場。林匪彪乃展開各個擊破戰術，向四平國軍進行攻擊，此次四平街攻防戰為所謂第三次四平街大會戰，距民國卅五年五月國軍北攻吉長時之第一次大會戰僅僅二年，而情勢有如此顛倒之變化，誠屬令人傷感。此次戰役規模遠較第一第二次時為遜，國軍僅約一師，而匪軍則為三個縱隊約為十萬人。國軍此一師人戰鬥力極佳，且能實施局部攻勢，最後並能突圍撤出約千人；倘此時鐵嶺國軍北上增援，長春國軍南下解圍，隨即會同撤退至鐵嶺仍有可能。但衛立煌認共匪已佈置好伏擊援軍之兵力，機會乃在猶豫間即行逸去，至此長春國軍已無撤至瀋陽之希望。

四平失守，東北遂即形成衛立煌所厘訂的三個據點形勢。這三個據點：(1)長春——由東北剿匪副總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鄭洞國任指揮所主任，約有兩個軍兵力六萬人，為東北國軍最北據點，除以長春市為中心外，並有幾個鄉鎮據點，一切軍需補給均賴空運，耗費國力甚重。(2)瀋陽——由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親自指揮，並仍為東北所有國軍的司令台，約有九個軍以上兵力共約卅萬。此據點以瀋陽市為中心，包括有瀋陽、鐵嶺、

撫順、本溪、遼陽、遼中、新民七個縣。民食差可自給，軍糧部份賴空運補助，軍需有瀋陽兵工廠可自給自足。(3)錦州——由范漢傑任指揮所主任，有兩個軍以上兵力共約七萬人，除錦州外並有義縣一個外圍據點，由戰鬥力極強的九十三軍王世高師長，率一個師據守。錦州與葫蘆島港相距咫尺當年被視為國軍一個活子，負有必要時解圍瀋陽規復東北的任務。

困守不攻各個擊破

自卅七年四月四平街淪陷後，以迄同年九月，東北曾有約半年的短暫小康局面。在這一段期間，國軍與匪軍均將注意力集中於遼西，國軍曾試圖恢復瀋陽與錦州間交通，而其匪則全力予以阻止，並加緊對長春的圍困。共匪加強對長春圍困，始則縮小包圍圈，佔領飛機場阻斷了空運，迫使國軍改為空投；繼則佈置了一圈高射砲陣地於長春市周圍，使空投亦十分困難，我運輸機只得在高空空投，致物資多落匪陣地中。瀋陽亦有一度發生糧荒，東北當局利用匪區缺乏布匹與衣物機會，由楊之屏主持的瀋陽紡織廠撥出一部紗布，分配民衆向匪區進行換糧運動。因為當時瀋陽地區仍有七個縣的幅員，匪軍無法實施有效嚴密封鎖，老百姓乃以紗、布、舊衣百貨，換得大批食糧，使瀋陽民食差可自給。

同時，國軍控制瀋陽地區七個縣份，約有人口四百餘萬，所以國軍兵力補充並無問題；加以撫順煤礦本身有發電廠，煤炭得以照常生產，並將電力分出若干，供應瀋陽軍政機構及瀋陽兵工

廠使用。瀋陽市政府與遼寧省政府，並利用空運來的麵粉、豆餅實施以工代賑方式解決難民生活，以加強瀋陽市工事。遼寧省並訂定難民耕荒燕田地辦法，以期增加農產充裕民食。

東北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，爲了安定民心，並特別從北平將名學者馮友蘭、費孝通等約至瀋陽，到東北大學作短期講學。這些措施雖然不過是一些表面文章，但對民心士氣頗有一些安定力量，因此瀋陽民衆的關內逃亡潮竟爲之鬆弛，並有若干人又從北平回到了瀋陽。倘此時衛立煌不飽食終日，只知作太平的剿匪總司令，而在軍事上採取攻勢的守禦，或組織一二大的突擊兵團，使林彪不能安心安排攻擊錦州部署，則卅七年東北局勢的變化，最多也不過是長春一地的失守而已！

錦州被圍瀋陽孤立

卅七年九月間，匪軍約卅萬餘人集中於錦州外圍，顯而易見的知道匪軍正企圖得逞於錦州，再以其調動頻繁情形觀察，更可知錦州保衛戰已迫在眉睫。這時瀋陽外圍匪軍不過十萬人左右，尤其中長路南段鞍山、海城、營口等地區匪軍更爲空虛。所以五十二軍能在瀋陽淪陷前夕，出奇制勝，竟能一鼓作氣下鞍山、克海城、佔大石橋，進駐營口。

自古以來有事於東北，錦州卽爲兵家必爭之地。錦州南濱海洋，有葫蘆島港口可資補給支援，故恆能負隅久守；大凌河迤經義縣，向東直歸於海，適成錦州天然之地障外壕；西靠朝陽，山

脈綿亙，可作持久戰之憑藉，易守而難攻；北有義縣封鎖山口要隘，使敵人大部隊不能自由進出，故守錦州必先固守義縣。倘錦州能固守，東去瀋陽僅數日之里程，彼此呼應至易。有錦州在則當年屯有重兵之瀋陽，仍可視爲「活子」，無錦州則瀋陽頓成一顆「死子」了。蓋錦州一失，則瀋陽立刻成爲長春第二，在匪軍長期重大壓力下，必難期其永久固守了！

瀋陽夙爲東北的政治、軍事、文化、經濟、工業之中心。清太宗皇太極定都瀋陽後，運兵西向卒得大明江山；張作霖以瀋陽爲根據地，與羣雄逐鹿於中原，曾左右北洋政府者多年。所以在國人心理上，有瀋陽與錦州在，卽等於仍擁有東北，有東北則華北局勢卽不受威脅，自可固守。

統帥蒞瀋指示機宜

卅七年九月二日，匪開始攻擊錦州最重要外圍據點義縣，守軍王世高師長率雲南子弟堅強抵抗寸土必爭，歷半月之久以迄十八日義縣局勢始爲匪掌握。王世高師長仍以少數部隊在無食無水情形下，再堅持數日始自戕身亡，情形極爲壯烈感人，我最高當局曾予嘉慰。匪軍並未待義縣完全陷落，卽於九月十九日開始轉攻錦州。

我最高統帥，對匪軍此種動向極端注意，乃在義縣陷落後，錦州大戰正酣時，從南京經北平飛抵瀋陽，針對共匪攻勢，對東北文武人員指示機宜。倘衛立煌恪遵統帥意旨，迅赴機宜，不但錦州可以不失，同時可能殲滅林彪主力於遼西古戰場之上。退一步講，殲滅林匪計劃縱不能實現

，至少亦將予以重大創傷殆無疑問，每念及此，事雖然隔三十餘年，亦仍爲人扼腕嘆息不能已也！

卅七年十月二日午後三時許，杜聿明突自北平飛抵瀋陽，杜告前往迎接人士云：「速通知衛總司令及有關人員準備，老先生稍後卽將蒞瀋，料將對東北局勢有重大指示」。老先生係我國高級軍政人員對總統 蔣公之普遍尊稱。

最高當局抵瀋陽，卽驅車至勵志社，未暇休息卽召集東北軍政負責人舉行會議。參與會議者計有衛立煌、杜聿明、高惜冰、王家楨、王鐵漢、董文琦、趙家驥、彭濟羣、廖耀湘、陸家驥、潘裕昆等十餘人。最高當局首先致詞云：「奸匪現正全力進攻錦州、瀋陽地區國軍應立刻出擊，俾能與錦州國軍、葫蘆島錦西國軍三面夾擊，殲滅奸匪主力於遼西。此戰關係國家存亡，希望發揮黃埔精神，完成此項作戰計劃」。當時，衛立煌對此項計劃並未提出任何意見，遂成定案。會後最高當局並召集瀋陽市長董文琦與瀋陽市議會議長張寶慈，垂詢瀋陽市情形及民間食糧是否充足後，旋即飛返北平。其後，中外軍事專家，包括在中國大陸上最後一任美軍事顧問團長巴大維在內之檢討，一致認爲我最高當局此一措施，係一極爲優秀作戰計劃，倘衛立煌迅速執行，在錦州國軍仍在與匪鏖戰時趕到，內外夾擊，縱不能得到全勝，亦絕無致敗理由。

不遵指示貽誤戎機

衛立煌於蔣公離去後翌日，與東北軍政高級人員於其寓所舉行會議時，忽然表示對此項西進

計劃有困難。衛所持理由爲：(1)由瀋陽到錦州，須經過三條河流，重武器運動有困難。(2)瀋陽地區有七縣幅員，人口四百餘萬而兵源不敷，食糧亦差可自給，兵工廠武器生產更足敷應用，且經楚溪春、王鐵漢經營之城防工事也相當堅固可資防守，錦州萬一失守對瀋陽並無絕對影響。(3)瀋陽國軍爲東北國軍之主力，可以應付林匪彪之攻勢等。衛旋決定自瀋陽飛赴北平，向總統 蔣公有所陳述，臨走時並將杜聿明拉在一起同機飛平。

衛立煌只圖固守不戰，其表面理由爲上述三項原因，但有人則認爲衛立煌所以如此，乃係(1)衛立煌過去係因人成事但尚勇於作戰，這時年歲較大，不圖有功但求保位的心理驅使下，已無當年從事冒險作戰之勇氣，(2)衛深知當局有以錦州爲東北國軍重點之可能，他戀於瀋陽大都市規模不願西去錦州。蓋瀋陽爲僅次於北平、上海、天津而爲我國第四大城市，工商業鼎盛、房舍街道整齊，在這裏作總司令，自較錦州有氣魄。(3)如放棄瀋陽改守錦州，戰局演變之下，錦州地區有歸屬華北剿總統一指揮之下之可能。

當年西向出擊兵團係以新一軍、新三軍、新六軍、四十九軍、七十一軍爲主力，並配有兩個新編部隊，東北直屬砲兵部隊，共約廿萬人號稱爲卅萬大軍。衛立煌本應以東北剿匪總司令資格，親自率領大軍出擊，但衛缺乏勇氣，却推薦廖耀湘爲總指揮，負起此生死存亡的重大責任。

國軍此項作戰方案至爲慎密完善，其步驟爲(1)范漢傑率領的七萬大軍堅守錦州，吸住林匪主

力。(2)廖耀湘率卅萬大軍邀擊錦州外圍匪軍，動搖其進攻計劃。(3)葫蘆島錦西國軍計有五十四軍、卅九軍、九十二軍以及察綏騎兵鄧友三部隊共約十萬人，自東向錦州外圍進擊以紊亂匪作戰態勢。(4)當林匪彪爲應付國軍三面夾擊，調動部隊之際，國軍應迫匪軍進行總決戰以殲滅其主力。一般並推測，政府當時計劃爲，錦州大會戰結束後，東北國軍即以錦州爲中心，俾與華北國軍聯成一氣。但政府並不放棄瀋陽地區，而以瀋陽地區之五十三軍、第六軍、五十二軍(五十二軍當時從遼陽打至營口，但原計劃爲仍回師瀋陽)爲種子部隊，憑藉楚溪春與王鐵漢建築城防工事，作長久據守打算之外；並計劃動員瀋陽七縣人力，以瀋陽兵工廠生產武器，將部隊作相當規模之擴充，俟有成效後，即可據以相機與錦州地區國軍主力，恢復東北國軍優勢，進而全面肅清東北地區之匪軍。

遲不解救錦州陷落

兵法有云：「兵貴神速」，三國時魏之大將

司馬懿，聞蜀降將孟達，有叛魏重返蜀漢陣營之意；司馬懿爲制壓此項叛變計劃，其行動何等詭秘神速！而衛立煌對出擊遼西與錦州國軍夾擊林彪之生死存亡大戰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遲疑，其不敗事者，真是「未之有也」。當衛立煌赴北平向最高當局請示未獲允准返瀋後，仍未着手出擊事宜，以當年匪諜遍佈情形下，此項重大作戰計劃必已洩漏無疑。

此時錦州戰況轉趨緊張，如瀋陽大軍適時出

擊，匪必無法繼續以全力圍攻錦州，但衛立煌對最高當局命令仍陽奉陰違，嗣參謀總長顧祝同親至瀋陽監督作戰行動，衛立煌始下令大軍在新民集結，但仍未完成出擊準備。瀋陽大軍真正出擊時期爲十月七日，但又先繞道攻取法庫，再失去了二天寶貴時間，十月九日才將攻擊箭頭指向遼西前線。際此錦州大戰緊張萬分，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之俄頃，須臾之延遲即可能有不測之變化，而衛立煌竟違背最高統帥命令近一週之久。

國軍於十月十三日收復彰武之翌日，亦即十四日錦州已爲林匪攻下。所有圍攻錦州之匪軍，於錦州陷落之當時，並未進入市區立即全部轉向遼西戰場，邀擊由廖耀湘率領的國軍西向兵團，將錦州佔領工作委諸政工人員。

忠義將軍堅拒投降

廖耀湘軍團在遼西戰場失利後，瀋陽防守兵力尚有五十三軍與新編成的第六軍，以及預期可自營口返防的五十二軍，一般瀋陽民衆雖痛惜遼西之失敗但並無驚慌失措現象。嗣潛伏瀋陽匪諜造謠云：「五十三軍軍心不穩，已與共軍接頭談判投降問題」。這個謠言固對瀋陽市民造成心理不安，但對衛立煌却造成更大的心慌意亂。衛立煌竟根據這個謠言，向當局報告瀋陽軍心不穩已無法堅守。瀋陽陷落後才證明，五十三軍與匪軍談判投降事，根本爲子虛烏有。軍長周福成被匪俘後，匪曾擬強迫其投降並發表廣播說明其係自動「投降」，以命令其部下放下武器，但爲周福成拒絕。匪軍告周福成說：「投降與被俘的待遇

差的很多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」。周福成回答說：「這怎麼可以，如投降我怎麼對得起蔣委員長！」結果周福成乃以俘虜身份被投獄。

在這裏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率領大軍在遼西戰敗被俘的廖耀湘，始終堅決拒絕投降。甚至在鄭洞國、杜聿明等在經過數年後，向共匪投降成爲匪僞點綴品，並在匪電台中爲匪廣播，企圖蠱惑自由地區堅決反共人士後，廖耀湘仍然不屈如故，以致在十年前逝於集中營中。

衛立煌驚慌失措

卅七年十月廿九日深夜，自長春南下一小股匪軍，鑽隙衝到瀋陽市郊東陵一個崗哨，並予以佔領，因此益增衛立煌之驚慌。三十日清晨，東北剿匪總部政務委員高惜冰、王家楨、彭濟羣，瀋陽市長董文琦，遼寧省政府主席王鐵漢等至衛立煌寓所，請示如何應付當前變局。這時趙家驥正由衛的樓上下來，並說：「衛×××正在樓上打電話至北平，向當局請示撤退問題」。高惜冰等問趙家驥，東陵一崗哨已爲匪軍竄據事是否真實？趙謂已知此事，並已向最高當局報告。他們數人正談話間，新三軍軍長龍天武、新一軍軍長潘裕昆自遼西戰場隻身歸來，擬向衛立煌有所報告。

衛立煌旋自樓上下來說：「東北剿匪總部已奉命撤往葫蘆島，高級文職人員撤往北平，軍職人員不准撤退（意指五十三軍、第六軍等部隊主管）應指揮所部堅守瀋陽，高惜冰等乃退出，到衛寓對面董文琦寓所休息並等候撤退消息。嗣得

知將有三架飛機在渾河機場起飛，專司撤退工作，並規定：第一架飛機撤退衛立煌、趙家驥、東北剿匪政務委員，各省市首長，中央機構主管；第二架飛機撤退東北剿匪總部所屬各會、局、處等單位主管人員；第三架撤退瀋陽市遼寧省屬廳、處、局主管人員。每架飛機均可搭載四十人左右。

搶上飛機害了大家

衛立煌偕同文武高級人員抵達渾河機場，發現除祕密通知規定的撤退人員外，聞風而至者竟達數百人，麇集機場內準備搶登飛機。這時衛立煌如不驚慌失措，能在機場上作有秩序的指揮，則指定撤退之人員均可安全撤出。甚至衛立煌如慈悲爲懷，可以指令飛機來回撤退若干次，將所有中央派駐東北人員，全部盡行撤出亦毫無問題。

可是，當衛立煌偕同一卡車箱籠行李拉到機場後，衛不顧身份與其一舉一動的重要性，匆匆



庸懦無能的東北守將衛立煌。

忙忙的首先爬上飛機。聚集在機場人們，一看衛立煌如此匆迫，便瘋也似的擁到飛機梯前，爭先恐後的搶登飛機。衛一看秩序忽然大亂，便命令其副官與衛士堵住飛機門口，對緣梯而上非在名單者立予推下，結果年老的嫩江省主席彭濟羣，竟然無法擠上飛機遺留在瀋陽。當此緊張萬分之際，衛立煌忽然想起其一卡車箱籠尚在機場，於是命令其衛士將這些東西擡上機場。有人勸說：「這種情形下不能再顧東西了」，衛始作罷。這時忽聽有人喊，「把輪胎洩了氣，誰也走不成」，衛一見機場秩序益行紊亂已無法維持，乃下令飛機立刻起飛，而此起飛之第一架飛機僅搭載廿人而已。另兩架飛機，一看第一架飛機倉促起飛，連機門也沒有打開，便空着飛機起飛而去，把所有中央地方二級主管均扔在機場內不顧而去，此種情形實應由衛立煌一人負責。

衛立煌撤退離瀋陽後，第二天下午，潛伏的匪諜才試着表明身份，並招來少數郊區的士兵。匪軍大的部隊進入瀋陽，係在衛立煌逃走以後第六天才正式進入瀋陽。國防部以衛立煌貽誤戎機，致陷國家於重大失利於前，復查悉他棄守瀋陽，完全根據謠言據以報告有虧職守於后，乃下令查辦東北失守責任。衛立煌聞悉國防部查辦後，自知有虧於國家栽培之恩，更無以對最高統帥付託之重，竟企圖一逃了事。衛立煌乃祕密在北平包租了一架民航空運隊飛機，直飛香港。在其逃亡途中，在廣州爲政府治安人員截扣，押解南京居住，其後並且變節進入匪區，現已死去多年了！